

压岁钱,欢喜账,一年等一回——

钱包里鼓鼓的年味

■张怀珊

前几天,就准备了簇簇新新的钞票,小心翼翼地分别塞进印有金色福字、财字、喜字的红封子里,用厚厚的《辞海》压住,防止卷角和折痕。这是过年的压岁钱,提前忙妥当,心里才安逸。

压岁钱,欢喜账,一年等一回。还记得小时候,大人吩咐打酱油,都丝毫不敢怠慢,生怕一不小心,手一松,脚一滑,地下开遍酱油花。闹祸事小,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做事没得根,要钱给二分。”大年初一天才麻花亮,迫不及待从枕头下面抽出红纸包好的新票子,捻捻,数数,看看,显然年味冲淡了大人的

记性,额度不亚预期,那滋味欢欢喜喜,别提多美了。买梨膏糖,笃笃定定了。开学交老师学费,不烦神了。

压岁钱,意思账,缩不起来的。新年看到亲朋好友包括芳邻捧着抱着的小把戏,一个个讨喜宝子嘴上抹了蜜,喊人亲滴滴的。自己一边哈哈笑着答应,一边赶紧利索掏口袋。给多给少,掂量亲疏远近,意思意思。压岁钱给的是孩子,看得起的是大人,密切的是彼此的感情。

压岁钱,见面礼,躲不过去的。我们春节经常到外地或出国旅游,回来年已成了过去时,但亲戚之间走动少不了的。新年第一次见面,作为长辈表达对小字辈的喜爱和祝福,那是必须的。不忘说一句:“压岁钱还没有把,拿着拿着,少一点了。”听到对方大人小孩连声说谢谢,彼此开心,皆大欢喜。

压岁钱,礼账单,恩感不完的。结婚有了女儿后,过年利市节节攀升,压岁钱源源不断。爷爷给,奶奶给,外公给,外婆给,伯伯父母给,叔叔叔母给,舅父

舅母给,姨父姨母给,沾亲带故的长辈给。给的是真金白银,发的是喜庆吉兆,送的是护身符。祝福孩子一本万利、财源滚滚、连连发财、步步高升、长命百岁。虽然有的人情可以还,来而不往非礼也,大来大去,小来小往。可是,可敬可亲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相继仙逝,老人们关爱、慈爱、厚爱的恩德实难忘,实难报答,永远缅怀。

女儿对压岁钱,喜欢的是当时的氛围情境,恭喜发财说出口,红包纷纷拿

到手,好玩有趣,体会的是那么多长辈的宠惯疼爱,感觉的是传统年俗的源远流长。年一过,主动上交“入库”,想花钱,只要理由充分,要求正当,何愁不呼之则来,来之特爽。

虽说如今微信红包方兴未艾,却没有压岁钱红包来得直接、厚重、亲切。压岁钱包着的年味鼓鼓的,真真的,浓浓的,老祖宗的传统当传承,压岁钱备份有加,高高兴兴给钱,喜气洋洋过年。

豆腐圆子

■陈秀珍

老家大人过年,自有一套特定的“乡规民俗”,七不春,八不磨,到了腊月二十五,铁炮打不动,要磨豆腐,弄豆腐圆子。

豆腐好吃磨难“挨”,常言道:“世上三样苦,撑船打铁磨豆腐”。尤其是弄豆腐圆子的豆腐又比较讲究,磕豆腐的时候,搬来磨子的上片,它的分量重,压在豆腐包上磕成老豆腐。把新鲜的豆腐放在漏眼篮子里,将黄泔水洗尽滴干,再考究点用布袋装好放甩干机甩,然后倒入盆中捣碎,加入事先切好的青蒜花、生姜米、虾米及各种佐料进行搅拌。为保其鲜嫩可口,黏合不散,也可适量添加鸡蛋,拌匀上劲,弄成一个扁圆形的豆腐圆子。大铁锅划油加热(一定要稻草火),双面微黄烙熟,成为一只只油光金亮、香味扑鼻的豆腐圆子。每家因人和来客多少而弄,得妈妈的真传,我家嫂子手艺不错,年年都要弄上大几百个,一是我家是大家庭,人来客往多,二是我家姑婆太多,每家要分分。

豆腐圆子亦称素肉圆子,在过去清苦的日子里,过年有几家舍得花钱上街打鲜肉,做大肉圆子?有客人上门拜年,不能清汤寡水的,连个大菜都没有,没面子,难看呢!巧手主妇,盘下底下衬青菜或菠菜,烧上一大碗“红烧大肉圆”,也能假戏真做,冒充冒充“狮子头”,同样享受舌尖上的美味。霞子外出走亲戚拜年家来,做奶奶的最喜逗孙辈,“拜年家来啦?压岁钱拿到咯?吃大肉圆子咯?”“吃到的,吃到的,大肉圆子好吃哟!”那份得意,绽放在脸上!

豆腐圆子吃法很多,水粉烧豆腐圆子——顺顺遂遂,青菜烧豆腐圆子——清清白白,香菇烧豆腐圆子——团团圆圆,还可以清炖、烩菜、下火锅,滋味既醇正地道又特据年味。

过年天天肉荤腥吃腻味,来盆本土草根的素食,谁人不喜!哪个不爱!

忙出来的年味

■高惠年

有钱没钱,干干净净过年。进了腊月门,家家无闲人。趁休息、晴天,我先忙扎鸡毛掸子,再将坏木箱、树棍劈成大小相仿的柴,堆成井字架再进一步晾干,为年蒸做准备;妻子白天忙洗衣被,晚上灯下做针线,有时甚至通宵达旦;孩子忙理发、洗澡、买年画。个个精神饱满,越忙越高兴,图的新年有个新气象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由于自然灾害,年货都是计划供应,只要商业部门拉起大红横幅,或用红纸写上“春节计划物资供应处”,瞬间街上就会人头攒动,来往人群不由脚步加快,烟酒副食商店、食品站、水产站、粮管所、豆腐店等门前立即秩序井然,排起长队。

我那时在八里供销社工作,常常被公社借用,年年冬季需上水利搞宣传,待水利战士平安到家,又忙回供销社参加年货供应。有次忙到年三十晚,店堂里还是人哄哄的,门关不起来。虽不能回家团圆,但也不孤单,留守人员凑凑正好一桌,几杯小酒到肚,白天疲劳早忘到九霄云外了。

多天的劳累,换来过年新气象,换来满桌美味,换来满屋笑声,年味是“忙”酿出来的。



年前有几忙

■秦一义

忙过年,忙过年,忙忙越有年味。以往,年前有几忙。

忙裁衣纳鞋底。家人穿衣、鞋都要自家赶制。十冬腊月天,家家做新衣。农村家庭妇女除了干农活,做家务,还要忙着做针线活。上集扯几尺布,为孩子做新衣、新鞋。孩子盼过年,盼什么?不就盼个吃好吃穿,穿好点?现在的衣服,都是流水线上下来的,省事是省事,许多人家都没有针头线脑了,年轻时生都不知道针、针拔子是何物。

春米粉,忙年蒸。蒸团、蒸糕,需要面粉。面粉是人力舂出来的,或用石磨磨出来的,那个忙乎,难以言表。“巴巴好吃磨难挨。”现在粉碎机一开,几分钟就会粉出多少面粉来。团、糕也不用蒸了,用机器打制。省了这一忙,年味又淡了几许?

多劈柴禾为烧煮。农村家庭大锅灶,过年要烧硬柴草。像棉花秸、豆秸、柴禾都是烧锅的硬柴草。麦秸草、稻草不能烧,因为火烧不旺,草木灰又多,塞满锅膛让人怨。现在许多农家没有大锅灶了,电气、煤气当家,少了这一忙,年味又淡了些。

杀年猪,磨豆腐。以往,农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,但不少人家圈里养一头猪,平时一瓢水,一瓢食,一篮子青草,土养猪。用当时农家人的话说,养猪赛如开小银行。因为猪脚友可以肥田,猪肉留一部分过年,还拿出一部分卖钱补贴家用。磨豆腐也是。农家每年都种些黄豆,过年时几乎家家要磨豆腐,自家磨豆腐自家吃,吃得“泼着”。

还有许多忙,现在都不用忙了,什么买不到?有些人宅在家里鼠标一点,大门边不出,货到。

不要抱怨年味越来越淡,因为人越来越闲了。

数着日子盼过年

■黄万国

记忆中的年味,永远是那么温馨热闹,儿时的我天天翻看日历,数着日子看还有几天过年,盼着一身从头到脚的新衣、新鞋,更盼着能拿到几毛崭新的压岁钱。已然逝去的和曾经拥有的转瞬成了过眼烟云,唯有让沾满风霜的回忆来展现一段精彩的瞬间。

过了腊八,家人便开始忙着炒花生、磨豆腐,蒸馒头,上街置办年货,请庄上的“大笔先生”写春联,听着,看着,童稚的心也跟着一起乐。

彼时过年,虽没有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,但鞭炮声却是此起彼伏。灶膛的火光中总是映着母亲忙碌的身影,浓重的香甜温润着我整个童年,那些食物对于现在的孩子或许根本不屑一顾,却是我们梦中的美食。

年三十,大人们忙着贴春联、年画,请财神,里里外外红红火火。一切忙完,年夜饭,母亲会把糖果、糕点分装在盘子里,摆

在桌子上,用来招待拜年的亲戚和庄邻,直至眼看着红纸包起来的压岁钱放到枕头下,迟迟不肯睡去的那份期盼和等待总算落下帷幕。

初一早饭后,穿上漂亮的新衣约上小伙伴挨家去拜年,长辈们热情迎接着,拿糖果、糕点、花生之类的塞给我们。吃着糖果的我们会竟相比试谁的鞋最好看,谁的鞋更漂亮。

儿时的春节永远是快乐的象征,今天的我真想回到记忆中,再去品尝品尝过年时那种幸福快乐滋味的滋味。从古至今,漂泊游子归心似箭,想家的心情迫不及待,正是为了家的团圆和喜气。

岁月无情,人生易老。时光已经把我们拉得很远很远,当用心去触摸一个个远去的场景,去抚摸年轮留下的痕迹时,记忆深处的一点一滴会悄悄向我们走来,这说着陶醉在年味里的那份期待和怀想……

年刚过完,年味还在继续,正月十三,又要上灯了。小时候,家里不可能每年给我买灯,一张兔子灯,年年糊一遍,要玩上好几年。再看看大街上,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都是老一套,没有新意。

蚌壳做灯年味足

■汪成益

这一年,刚过完年,我跟着妈妈到菜园桥菜市场买菜,看见卖鱼卖河蚌的地方堆满了河蚌壳,有大的有小的,大的河蚌壳足足有两拃长,我的手小,一拃也有十来厘米吧,简直就是河蚌精了。我正愁着今年没灯玩,突发奇想,我不会用河蚌壳做一张河蚌灯吗,主张拿定,我在蚌壳堆里挑选了两只最大的蚌壳带回家。

要做河蚌灯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首先,要将两片蚌壳牢牢地连接起来,就为这,我动了不少的脑筋。用胶布粘,不行;用砂轮磨,不在一个平面上也不行,看来只有用锥子锥了。“要得功夫深,铁棒磨成

针”,我偷来妈妈平时纳鞋底用的锥子,花了大半天的时间,硬是用锥子在蚌壳的连接部位,钻出了两个小孔来,小孔锥成了,妈妈的锥子也被我弄断了,结果给妈妈痛快地骂了一顿。完成了蚌体相连的关键一步,还要考虑如何在蚌壳壳里装蜡烛,我找来细铜丝将两片蚌壳的张角固定成45度左右,并将其牢牢地连接住,这样,以后的事情就简单得多了。借用这两个孔,安上戳蜡烛的铁丝,再“锦上添花”,在河蚌壳的表面,用红纸条点缀,在灯的下端装上一束彩条须,河蚌灯顿时就有了动感。再从上口引出两根细铁丝来,拴

上长长的细竹竿,这样一张别致的、街上买不到的河蚌灯就做成功了。

正月十三这一天,好不容易挨到了天黑,刚吃过上灯的圆子,我就迫不及待地点上河蚌灯冲出了家门。小时候家住东关街,紧靠马监巷,这里是东关街最热闹的地方。街上已经有不少的孩子玩起了灯,大家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来,就好像要举办灯展似的。“上灯的霞子,过江的划子……”长长的东关街上,流动着点亮了的花灯,大家喊着叫着,年味十足。我的河蚌灯在灯海中游走,烛光闪烁。透过蚌壳,忽明忽暗,栩栩如生,引来了不少玩灯和观灯的人。

